

枭雄

沉浮秘史

XIAOXIONGCHENFUMIS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梟雄沉浮秘史

乔赫水 主编

第五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西汉五朝太后——王政君

她“偶因一着巧，便为人上人。”而其家族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兄长的专权，到侄儿的篡汉，无不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养虎为患，可怜她古稀忧愤生死，亦慑于外戚之祸国殃民。

- 此女不同寻常 连克二个未婚夫 (1)
- 误打误撞受皇宠 春风一度结珠胎 (4)
- 母以子贵 王氏一族如日中天 (7)
- 忍气吞声保平安 以退为进待时机 (17)
- 东山再起雪旧耻 姑侄联手演双簧 (27)
- 养虎终成患 悲恨交加度残年 (32)

千古一女帝——武则天

她凭媚功和心计渐渐登上权力巅峰，于己不利者一律格杀勿论，甚至包括自己的亲生骨肉；她风流成性，公开蓄养面首；但她又颇有政绩，下启开元盛世。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 武家有女初长成 天生丽质难自弃 (42)
- 入宫得宠爱 媚娘壮朕志 (45)
- 情系太子圆旧梦 武尼姑返宫成“昭仪” (48)
- 虎毒食子不手软 扼死女儿诬皇后 (53)
- 结成心腹集团 登上皇后宝座 (59)
- 摧城拔寨 剪除政敌 (63)
- 武周革命空前绝后 女皇称帝千古一人 (67)
- 罗织株连大肆屠戮 酷吏政治震慑天下 (71)
- 才俊之士乐为所用 人才济济鼎盛一时 (79)

致力发展 提升国力——斐然可纪的内政	(83)
巩固边防 威震四方	(90)
风流女皇 和尚情夫	(97)
发动神龙革命 武周及身而亡	(100)
辽国女枭——萧绰	

她是集女性细密与大智大勇于一身的一代天之骄女。她临朝摄政 27 年,亲率大军迫使北宋签下澶渊之盟,又和亲西夏,绥靖四方;她明达治道,知人善任,锐意改革,使契丹达于鼎盛……

皇后家族得一女 家世显贵一千金	(112)
景帝感恩酬功臣 萧家骨肉共江山	(116)
皇后临朝理政事 自与天子平起坐	(123)
耍手腕网罗党羽 一腔情思寄韩臣	(133)
指挥辽军败大宋 武功卓绝留英名	(138)
李继迁向辽称臣 女枭雄智高一筹	(148)
年过半百亲挂帅 挥师南下争雄	(153)
一代圣母教子有方 圣宗享誉称盛主	(160)
姐妹猜忌争权势 铲除同胞手不软	(163)
归政于子撒手下 一代贤后功盖天	(177)

阴毒莫过此人心——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她工于心计,一步步爬上政治权力的顶峰。在位 48 年,先后害死两个皇帝,三度垂帘听政,和帝国主义国家签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实乃祸国殃民之大恶元凶。

假装处女 蒙混过关进皇宫	(187)
生子得宠试探性插手朝廷政务	(194)
专宠越权 尊为圣母皇太后	(201)
勾结“鬼子六” 密谋铲除顾命八大臣	(204)
发动辛酉政变 垂帘听政名为太后实为女皇	(214)
费尽心机 选立光绪再行垂帘听政	(221)

欺软怕硬 虐待光绪却畏惧小叔子·····	(227)
毒杀慈安太后 策划戊戌政变第三次垂帘听政·····	(232)
祸国殃民 为保权位不惜卖国投降·····	(238)
穷奢极欲 风流一生留骂名·····	(245)

西汉五朝太后——王政君

她“偶因一着巧，便为人上人。”而其家族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兄长的专权，到侄儿的篡汉，无不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养虎为患，可怜她古稀忧愤生死，亦慑于外戚之祸国殃民。

此女不同寻常 连克二个未婚夫

王政君，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北）人，生于宣帝本始三年（前71），卒于王莽始建国五年（13）。

西汉初年，家居济南东平陵的王遂，生下一子王贺。王贺在汉武帝刘彻时，做了一个专门逐捕奸宄的小官——绣衣御史。

王贺的儿子王禁好色，妻妾成群，有8个儿子，还有4个女儿：王君侠、王政君、王君力、王君弟。王禁的这群儿女中最先显贵的，是王政君。

王政君是王禁的正妻李氏所生，与她一母同胞的兄弟还有二人，兄王凤，弟王崇。王禁对李氏本来不错，无奈姬妾众多，加上李氏年长，人老珠黄，而那些姬妾正值青春年少，王禁难免见了新人忘旧人，偶尔来李氏处，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李氏实在难以压抑内心的不平与愤恨，向王禁自请离婚，王禁巴不得她快走，好图个清静，马上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在这个大家庭中长大的王政君，脾气禀性却与其母不同，丝毫没有那样刚烈与执拗，父亲给她的教育是温柔和顺、贤淑礼让，并且常以李氏为反面教员。这种思想濡染得多了，对政君的性格有很大影响，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间，她从不争强好胜，遇事往往是退避三舍，让人一步。于是众口一声，称她贤惠。这还不算，又天

生一副好容颜，虽不能倾城倾国，倒也是眉儿弯弯，樱口点点，一双凤眼，颇有动人之处。家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无不喜欢她，而政君仍然是老样子，没有丝毫的得意。

转眼之间，政君十五岁了，古人称这为“及笄”之年，表示已经成人，可以议婚了。人们早就听说政君品貌俱佳，所以求婚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门坎。好女百人求，王禁自然高兴，但他自有其打算，不能匆匆忙忙就答应某人，他要为女儿好好选一个丈夫。就这样，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王禁终于选中了一位乘龙快婿，这是自己一位老友的儿子，从小看着长大的，聪慧颖悟，在长安城中有“才子”之称，同时，性情温和，风流倜傥，乃一翩翩佳公子也。这样的人配自己的女儿才算合适。

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转眼迎娶的日子已经临近，王家忙着为政君置办妆奁。政君听丫环们私下议论，新姑爷人长得漂亮，才学又好，更难得的是性情温柔，不由心中暗喜，自忖终生有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位王家未过门的女婿却突然得了病，高烧不退，口中直说胡话。他的父亲到处请医访药，求神问卜，可病不但不见好，反而加重了。一日，仆人来报：“公子昏过去了。”父亲赶紧来到儿子榻前，只见儿子双目紧闭，呼吸急促，已不省人事了。王家早已得到消息，不时地前来派人问候打听，这一日，王禁亲自来看看，没想到就看到了这一场面。二人对视无言，惟有唏嘘而已。过了半天，王禁说：“事到如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现在还是先为他预备一下后事吧！”

一位如意郎君这么快就死去了，两家都十分伤痛，政君表面没说什么，暗中却不知掉了多少眼泪，自叹自己命苦，没有福分。邻居们说什么的都有，有替她惋惜的，有表示同情的，然而背地里都说政君的命硬，专门克夫，普通人享用不起。

闲话不长腿，但却传得快，这事很快就传到了东平王府中。东平王听到下人的谈论，也来了兴致。有人就说：“政君命硬，一般老

百姓自然承受不起。王爷您尊贵无比，什么人能克得动您呢！再说这个王小姐品貌出众，娴静大方，您何不将她娶来，以充后陈呢？”一番话说得东平王活了心，于是派人去王家求亲。王禁思忖一阵后答应了这门亲事。聘礼送过，定下后日迎娶。可就在迎娶的前一天晚上，东平王突然暴病身亡。两次议婚，男方两次死亡，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王政君是“克夫星”下界，谁聘她谁倒霉；有人说她命中注定不能结婚……王禁的耳朵里也听了不少这类话，他也觉得这事实实在奇怪，难道自己的女儿真的是“克夫星”吗？

第二天一大早，王禁就派人将长安城中最有名的卜者张铁口请来。据说这位先生为人卜卦算命看相，百发百中，他拿过政君的生辰八字，仔细地看看，就见他右手姆指不断地在其它四指上下点划，口中叨叨咕咕，念念有辞，突然，一掌拍在案上，大叫：“了不得，了不得！真真地贵不可言。”

王禁吓了一跳，赶忙问：“此话怎讲，还望先生明白宣示。”

张铁口躬身一礼，说道：“此女八字极不一般，几千、几万人中也不曾见到一个，如果能让我再看看小姐的面相，那我就可以断定了。”

王禁让丫头们把小姐请来，张铁口一见，起身离坐，向王禁深施一礼，口中不住道喜：“恭喜恭喜。此女尊贵无比，日后当母仪天下，千古留名，王家门庭也因此女光大显赫。”

王禁心中虽喜，嘴里却说：“我是个普通百姓，有何德能，得此贵女。还请再仔细观瞧观瞧。”

铁口道：“此言差矣。昔日，令尊大人在魏郡活人无数，此事有口皆碑，功德无量。其阴德感动天地，必将泽及后世子孙。你若不信，我再请问，此女出生时，可有什么祥兆没有哇？”

王禁想了半天道：“只记得拙荆在怀此女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只身一人来到一处幽雅的地方，四周鲜花盛开，姹紫嫣红，尤其是一株牡丹更是喜人，蜂围蝶绕，百花护持。而

天上一轮明月，分外皎洁晶莹，散发出柔和温馨的光芒，投向花丛，投向大地。此时拙荆心中极为欢畅，观一阵地上的花草，又赏一会天上的圆月，她觉得月亮好像是在动，在向她靠近，突然，呼喇一声，这明月竟一下子落在拙荆的怀中了，当时人也就吓醒了。”

“此梦不寻常啊！它不应在你们夫妻身上，而是应验在小姐身上。自古以来，梦日月入怀者，多生贵儿贵女。梦日入怀，生男则有帝王之命，梦月入怀，生女则有皇后之尊。此女日后定有国母之分啊！你再看她的相貌，广额修眉，凤目朝天，乃天生的福相。且观其气度大雅，端庄修持，不威不怒，然而却令人在她面前不敢有丝毫的不恭与放肆。此女之尊贵，无人能与之比拟。”

一番话说得王禁心服口服，他再三称谢，并以重金相赠。从此，王禁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

误打误撞受皇宠 春风一度结珠胎

自从张铁口为政君算过命之后，王禁坚信自己的女儿绝非凡人，命相尊贵，当配至尊，故此，他对政君开始精心调教。他为政君请来几位老师，教她诗词歌赋，弹琴舞蹈。政君也颇有灵性，教啥会啥，学啥像啥，不到一年的工夫，那棋琴书画、歌唱舞蹈学得很有些水平了，唱起歌来，虽不至绕梁三日，却也是莺声燕语，婉转动听；跳起舞来，身轻如燕，舞姿优美；四书五经也背些在肚里，张口诗云子曰，每日临帖摹画，颇为用心。

转眼政君已经 18 岁了。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政君此时的风度容貌又非前二年可比。虽说是脸面的大轮廓未变，但见凤鬟雾鬓，绰约多姿，身材颇长，肌肤莹洁，好似月宫仙子一般，且举止幽娴，温顺端庄，不苟言笑，别有一种高贵的仪态。于是王禁就把她献入皇宫。政君初到皇宫内苑，仅仅是一名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就叫做“家人子”，负责宫中端茶倒水、洒扫庭堂等

杂务。

政君入宫之时，正是汉宣帝五凤年间。太子刘奭是已故皇后许平君的儿子。宣帝因思念与之患难相随的许平君，所以对刘奭宠爱有加。

很快，刘奭就到该娶亲的年龄了，宣帝为他聘了太子妃，身边还有妻妾十多人，这中间，刘奭最喜欢的是司马良娣。此女生得千娇百媚，吹拉弹唱，无所不会；书画博弈，无所不能。聪慧明敏，善解人意。司马良娣专房擅宠，日夜相随，其他姬妾早被刘奭忘得干干净净。

自古道：喜极生悲。这司马良娣满以为将刘奭抓到手心，这日后娘娘的宝座一定是她的了，哪知竟得了重病。刘奭比自家有病还难受，派人把御医院最好的医生请来。

然而，司马良娣日渐衰弱，花容暗淡，两目无光，气喘吁吁，几天后，这位如花似玉的美人竟香消玉散了。此后，刘奭像是丢了魂魄一样，每日浑浑噩噩，不言不动，茶饭皆废，性情也变得十分暴躁，几个月过去，刘奭瘦了一圈，无精打采，恹恹成病了。

太子是国家至关重要的人物，太子有事，宫中上下不安，刘奭得病的原委，早有人原原本本地向皇帝奏闻了。皇帝闻听，说道：“何必如此钟情于一人呢？天下好女甚多。既是太子身边的人都不合意，再拣选几个品貌俱佳的宫人送至太子宫中。”这边王皇后赶紧在宫女中挑选，经过一番精心筛选，选中了五位容貌秀雅娴静、能歌善舞的家人子服侍刘奭，政君恰在选中。

一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微风拂煦，刘奭也觉得心情似乎好些。他照例去朝见皇后。王皇后见刘奭到来，十分高兴，望着太子日见消瘦的面容，她立即吩咐：“快将为太子选来的宫人宣入。”一会儿，五位宫人鱼贯而入，先向皇后请安，然后站起身来立在一旁。王皇后命她们一一见过太子，然后就在太子肩下一字排开坐下。

政君自从被挑为五人之一，自是高兴，但能否入太子之眼，还

不好说。政君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她觉得，要使太子注意，就得与众不同，于是，她精心地设计了自己的装束，既不可太艳，但又不能太素气。今天，她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袍服，在衣服的领口上、袖头上、底边上却镶上了一道不宽不窄的红边，淡雅之中带几分艳丽，却又不落俗套，衬着她那苗条而秀美的身姿，别有一番风韵，格外动人。与那几位浓妆艳抹的同伴相比，不啻鹤立鸡群，出水芙蓉。连刘爽也禁不住瞅了两眼。

这时王皇后对几位宫女说：“我知道你们能歌善舞，你们中哪一个先献献技艺啊！”政君就坐在太子旁边，离皇后也最近，她赶忙起身说道：“妾愿献一曲，祝娘娘福寿绵长！”说罢，轻启朱唇，唱了起来。声音甜美，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情真意切，唱到高亢处，如行云缭绕，吟到低回处，又似在地下穿行，真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刘爽坐在那里，眼前的情景，竟使他又想起了司马良娣，这位宫女，她的声音和司马良娣那样相似。刘爽觉得，这声音不断地敲打自己的心扉，眼前的宫人就是司马良娣，他忍不住站了起来，用颤抖的声音喊道：“爱妃，你让我想得好苦！”

人们一下子怔住了，皇后也不解地问：“我儿，你在说什么？”刘爽定了定神，才察觉到自己的失态，他不好意思地说：“没、没什么。”说罢告辞：“我有些头痛，想回去休息。”

这可急坏了王皇后，她赶快让自己身边的宫人去问问太子，喜欢这五人中的哪一个？宫人赶上太子，尾随太子问道：“娘娘让我问问您喜欢哪一个？”“什么？”刘爽有些吃惊，说实在的，他心中现在仍旧只有司马良娣，于是他不得已地随手指了指，就走了。

刘爽究竟指的是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这位宫人却看清了，是王政君。这位宫人自己也认定，五人之中，政君位于其他四人之上，太子选定的就是她。于是宫人高高兴兴地回复王皇后。

王皇后得闻太子选中了政君，在当天晚上，就令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将她送入太子宫中。灯光之下，刘爽细细地端详着政君，

见她肤如玉雪，两颊绯红，低首含羞，默默无语，时现秋波一转，勾人魂魄。刘爽到此时，也把那思念司马良娣之心，化为怜香惜玉一片情，不由得神情摇曳，按捺不住。当晚即云雨巫山，极尽男女之欢。不想一夜之间，政君就有了身孕。这次偶然的机遇，注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母以子贵 王氏一族如日中天

汉宣帝甘露三年，正是公元前 51 年，王政君怀胎十月，分娩在即。此时最着急的莫过于刘爽，他结婚已经七八年了，身边各类名号的姬妾也有十多人，可是，竟无人能为他生出个儿子。他不时地在心中默念：“老天，保佑，保佑我生个男孩子吧！”政君却很平静，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虽然她也希望生下个男孩，但一切顺天由命吧！而且腹中阵阵巨痛使她难以忍受，只觉得脑袋里忽忽悠悠，眼前金星乱溅，竟晕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醒了，一位在她身边守候的宫人高兴地说：“恭喜，生了一位皇孙。”政君点点头，闭上眼睛，又心满意足地睡了。

刘爽得子，喜不自胜，忙命人预备香案，亲自去拜谢天地神祇及先祖庙堂。汉宣帝也亲自给宝贝孙子起名为“骃”，骃，意为快马，是希望他能成为刘家的千里驹，光大祖业，并取字为“太孙”。

太孙三岁时，汉宣帝一病不起，竟驾崩了。太子刘爽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帝，这就是汉元帝。太孙是汉元帝惟一的儿子，父子世袭，太子非他莫属，又把他的母亲王政君封为婕妤。三日后，将王婕妤立为皇后。他的父亲王禁、叔父王弘都被授以官爵，王禁死后，就由王禁的长子、政君的兄长王凤嗣侯，任卫尉侍中。

光阴荏苒，几年的时间，刘骃已经长大了。元帝为他置了师傅，负责教授经学。受母亲的影响，刘骃行为也很检点，言辞也谨

慎,不该说不该做的绝对不说不做。但是,随着年纪的渐渐增长,刘骛的兴致竟专在酒色燕乐之中,元帝颇不以为然,觉得他太没出息,就有三分不喜,言语中也时时有所流露。尽管元帝不满刘骛的酗酒好色之习,但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后宫佳丽无数,致使他根本不可能一一过目,就想出个办法,让画师给每位宫女画一张像,他凭像取人。身为皇后的王政君似乎对此不闻不问,她只是深居长信宫中,看书弹琴,对服侍她的宫女们,广施恩惠而已。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非她始所料及,有一件事逼得她非管不可了。这关乎她的前程。

汉元帝除了刘骛之外,还有两个儿子:刘康、刘兴,年龄都小于刘骛,而且他们的母亲傅昭仪、冯昭仪皆有宠于元帝。冯昭仪为人谦恭,颇知礼仪,遇事退让,而傅昭仪就大不同了。她虽为一女子,心思才略却胜于男子,她“善事”君,颇得元帝喜爱;她又“善事”同列,极为谦恭,就是侍女隶役,也都好意抚驭,毫无倨容。宫中上上下下对她交口称赞,人人悦服,誉满一时。她先后产下一女一男,女为平都公主,男即是定陶恭王刘康了。刘康很有才能,多才多艺,天生会作曲歌唱,又善鼓琴吹箫,元帝觉得刘康更像自己,因此,对他的喜爱殊胜太子刘骛。而刘骛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元帝有时竟想要废去刘骛,立刘康为嗣了。

王政君因此感到了一种威胁正在袭来,急得她吃不下、睡不着,马上把自己的兄长王凤找来商量对策,嘱托他多与朝中耆老及权贵人物交结,以为外援,王凤点头而去。

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汉元帝打算废太子刘骛而立刘康,却激起了另一个人的反对,赖此人之力,太子得以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人就是史丹。

说起史丹,也算是与太子有些亲戚关系,只是远了些。他的祖父的妹妹即姑奶是汉宣帝的祖母,而史丹在元帝为太子时就以中侍子身份,侍从十余年。元帝登基,他任驸马都尉,出常参乘,居在

左右，十分得宠。元帝又因他是自己父亲的亲属，故此十分信任他，特下一道旨意，让他护持太子。史丹对自己的职责十分尽心，他时时处处维护刘骢，当汉元帝称赞刘康的才能时，史丹就说：“我认为，所谓的人才，是聪敏好学，温故知新，像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种是‘器人’，具有某种技能。若论弹琴鼓瑟击鼓，那当今的艺人陈惠、李微，远比当今的丞相匡衡要强，那他们能是做相国的材料吗？”一番话，说得元帝无言可对，居然也忍不住无声地笑了。

史丹的辩解，免除了太子的不利，政君也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王家也都松了一口气，对史丹感恩不尽，史氏子孙也深受其惠，从成帝时起，史丹的九个儿子都为侍中，得以在皇帝左右，深受宠信。

公元前33年，元帝病故，20岁的刘骢即位，这就是汉成帝。

汉成帝登基后，立即将他的母亲王政君尊为皇太后，王家作为外戚，理所应当地受到尊崇。以长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加封五千户，辅佐朝政。不久，成帝又将自己母亲的同母弟王崇封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太后的另几位同父异母的庶弟都赐爵关内侯，各有封地，收其赋税。从这时开始，汉家的政权开始被王氏家族所掌握，为以后王莽篡汉立新奠定了基础。

外戚王家权势的迅速膨胀，引起了朝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担心，如果正面进谏，直言不讳，那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恰巧就在这一年的夏季，连续几天，天降黄雾，弥漫四处，浓厚如障，对面不见人，从清晨到黄昏，竟至整日不散。成帝见黄雾四塞终日，就向大臣们发出询问。谏议大夫杨兴、博士驷胜见问，就直言不讳地讲：“这是阴气太盛侵犯阳气的原因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初汉朝初兴的时候，高祖皇帝曾与群臣约定，不是功臣不能封侯，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如今太后的几位弟弟都没什么功劳，但却皆得封侯，因此，老天降下征兆，以为警告。”他们的态度，博得了相当多人的赞同。王凤听到大臣们的议论，心中很是恐惧，就向成帝

上书，谢罪辞职。

汉成帝对大臣们的议论并不十分重视。所以王凤上书后，他的回答却是“不允”，并且自己承担责任，“赤黄之气，克塞天下，咎在朕躬”。成帝的态度，使王凤放心了，也使王政君看到，有这样的儿子做皇帝，那王家子弟的飞黄腾达是指日可待了。果然，在成帝即位的第六年上，将自己的另外五个舅舅在一日之内同时封侯，人们称他们为五侯，这种事可以说是亘古未有。

皇家的恩泽如同雨露甘霖，普降王氏门中，王家子弟，人人承恩，个个受惠，大者封侯，小者卿大夫、侍中，分别掌管各处职守，满朝廷之中，举目一看，大半王氏子弟。西汉立国以来，外戚之盛，还没有能比得上王家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氏门中出了一位皇后。

王家因为王太后的关系，父兄子侄尽为汉王朝的官员，如同一株老树，叶茂根深，盘交错节，布满朝廷，王凤为王氏家族在政权上的代表，专权用事，代执朝政。最初，成帝刚即位时，王凤辅政，成帝并不是什么干练有能的君主，再加平日不留心政务，所以王凤怎么说他怎么做。但这样时间长了，成帝觉得不自在。有这样一件事，令成帝老大不满。

有一次，定陶王刘康来京城朝见天子。在元帝死后，刘康就与其母傅昭仪现在是定陶傅太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刘康这次来到，成帝十分高兴，他是个很宽厚的人，并不计较昔日刘康曾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王太后也是如此，对刘康十分亲热，赏赐给他的财物是同时来朝诸王的十几倍，丝毫不计较过去。刘康也很感动，他本是个聪明人，论才能比成帝强百倍，所以他也有意奉承亲近成帝与王太后，故此，他们兄弟、母子相处得十分融洽。

前来朝见的诸侯王陆续返回自己的封国，成帝惟独留下刘康，不让他回去。他拉着刘康的手，动情地说：“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儿子，人的一生，生死无常，万一哪天我不在人世了，我们就再也不能

相见。你就留在京城，长期陪伴我吧！”话虽未挑明，但刘康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含意。

成帝与刘康谈话几天后，突然生病。刘康衣不解带，昼夜在旁，亲尝汤药，尽心服侍。眼见刘康所为，成帝好感动，对刘康更加信任、亲近。

王凤的耳目甚多，早有人将此事报告了他，可是，要刘康离开京城，这话不好开口，得有个什么理由才好呢？正在王凤犯难的时候，出现了日蚀，他大喜，说道：“真是天助我也。”于是，他向成帝上言：“日蚀，是阴气太盛的现象，这是不寻常的事情。我认为，这事应在定陶王身上。定陶王虽然与陛下关系亲近，但根据国家制度规定，各藩王都要回到自己封国，不得长期留住京师。现今定陶王留京不遣，是不符合国法的，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天降日蚀，以为警戒。应该让定陶王回封国。”

成帝不想答应，可又拗不过王凤，只得应允。刘康拜别成帝，成帝颇有些伤感，忍不住落下泪来：“此一别，你我兄弟还有见面的日子吗？”刘康也双泪交流，跪下道：“愿陛下善保龙体，千秋万寿！”成帝拉起刘康，二人相对流涕，唏嘘不已。

王凤的做法，惹恼了一个人——京兆尹王章，负责首都长安地区事务的最高长官，位崇权大。他本是汉宣帝王皇后的侄子，为人耿直，不惧权势，一向以敢于大胆直言著称。他对王凤要定陶王归回封地的主张不满，为此他上书成帝，成帝马上召见了 him。

王章说：“陛下至今没有儿子，所以亲近看重定陶王，正是为了宗庙后祀有人，社稷安稳坚固，这上符天意，下顺民心，是大好的事情，天应降下祥瑞，以示庆贺，怎么还能导致日蚀出现呢？据我看，日蚀出现确实是上天的警告，是阴侵阳，应在人事上，则是臣专君权的结果。现在国家事务，不分大小，一概是王凤说了算，陛下反而事事受他牵制掣肘。王凤不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竟把日蚀出现归罪于善人身上，使陛下疏远定陶王。而且王凤欺瞒陛下，为臣

不忠,不止是这一件事啊!”

王章今天是豁出去了,他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他说:“丞相王商,肃敬敦厚,人所共知。就因不依附王凤,而被免官,以致忧虑身死。还有,王凤明明知道他的小妾的妹妹张美人已经嫁人了,从礼上说不适合做陛下的妃嫔,可王凤却说她能生儿子,献给陛下纳入后宫,一直到现在,也并未听说她生子,可见王凤是怀着为已的私心的。王凤做的事远远不是这几件,但仅看这几件也就足以知道其余了。不可以让王凤长期把持朝政,现在就应要他交出权力,回家养老,另外再挑选大臣中忠正贤明的人来代替他。”

一番话,对成帝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很少听到有人敢于这样直言批评王凤,并要王凤回家去,这不禁引起了他的共鸣。王凤所做的事情,在他面前一幕一幕重现,有很多事情自己不愿做、不想做,可王凤非逼着做,造成了许多不该有的错误甚至悲剧。王凤处处挟制自己,简直不能忍受了,他忍不住说道:“如果不是京兆尹对我直言进谏,那我就不会听到这样的忠言了。自古以来,惟贤知贤,你看看,谁可以代替王凤呢?”

王章当即推荐冯野王。冯野王是元帝冯昭仪的哥哥,现任琅玕太守。成帝也颇闻野王的贤名,知他德行及人望远在王凤之上,就打算让冯野王代替王凤。

成帝与王章的谈话,都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每次召见王章,成帝都要左右人避开,但不曾料到,隔墙有耳。王太后有一位叔伯弟弟王音任侍中,得以随侍成帝左右,他见王章每次被召来,成帝都要单独与他谈很长时间,就留了心。王章与成帝的谈话内容,竟被他听个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去向王凤报告。

王凤也吃惊不小,事到临头,怎么办呢?左思右想,还是老办法——以退为进,称病,上书“乞骸骨”,请求皇帝允许他归家赋闲。王凤真不愧是玩弄政治的老手,他言辞恳切地写了一封辞职书,把一切过错全揽在自己身上,没有一丝推诿。